



滄溟先生集

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序
卷十九記

和 6
1269
人



明和16
1263
卷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六

濟南李攀龍于麟撰

序

送右都御史太君王公總督薊遼序

公既以御史按楚中先御史所爲按楚中者猶是苴
屨載路囹圄成市也則爲聽在大辟當報之若未當
者戍將遣若未隸尺藉者徒未送者凡千人一旦論
出之委桎梏被地矣屬有司上計公實視諸生得江
夏吳國倫諸生高第也已而按順天諸郡得候者言
虜狀古北口塞下伏牛馬谿谷中者數所邊吏皆自

謂亡害公曰不然 京師視此猶宇下卽一旦烏舉
度障內如景不可復搏不可復搏寇且自深後事禦
之則是以千里之師爲一日之任也不如聞

上乃疏請固 京師召集郡國入援兵徼於便地移
檄順天諸郡先期以畜息入保而身獨馳之通州虜
蓋昏而傳焉而公擗然授兵登陴矣

天子由是知公名乃擢爲僉都御史督治餉通州遂
堞通州而巖邑之南以成潞之聚焉以貳通州豈謂
無它縣亦爲是足以扼虜津梁之上示有難急也
上凡再賜金幣大將軍鸞旣挾

上諸將皆以兵屬而制虜無狀恐 朝廷誅已乃時
時來恐獨公卽餉不治不足肉矣而餉乃無不治大
將軍亦自謂不意也亡論郡國兵日集 京師仰芻
粟如橐中卽郡國若諸將兵嚮虜戰却無常處飛輓
及之大將軍卒不能出一語爲蠱尾虜退尋移公山
東卽虜至旦夕召公也而東南長吏事倭日嚴閩粵
濱海數千里各以疆場一彼一此乃復移公督閩粵
公旣至則出行寇曰是其形不可使其相及也江南
之卒被甲冑胄比其什伍以會戰賊乃椎結徒程一
人奮戟以趨敵苟可薄我蹠踣而至探前跌後足間

踰尋此地利也不如浮海扼之葦岸而望賊方舟爲拒我軍大當援兵自負彼雖有衆無以措險卽銜艦而守亦使瀕海無露國列檣如雉矣遂大具艦募處州卒鼓之數破賊斬首虜千餘級凡五獻捷

上皆賜金幣加於通州時已而又進公副都御史移治雲中者踰月復以功遷兵部右侍郎俄進左侍郎督薊遼諸軍虜又至古北口塞下卽一馬不敢入矣是歲也進右都御史兼如故 朝廷得專奉東南云某曰始虜入時以走通州在公後卽不得南下公之智應烽火而身獨馳之通州也其智若插羽也卽不

守通州於 京師何異取諸其懷而予之及公督薊遼諸軍虜又至乃一馬不敢入塞是稱一日之任矣今坐論之臣滿 朝廷言治道可謂盡之然而天下方用兵北構於胡則以公南絪於越則以公者不獨人才有能不能也公三徙成名於天下豈爲苟去哉刑部君爲某言往過薊見家君治士捷於枹鼓身乘障虜所不至必斥之吏日上功募府也則已翼亮大臣矣刑部君公長子也名世貞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應 召還朝序

先是河塞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

徒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
漕上蓋中外洶洶焉是時公方從少冢宰遷大司寇
之南都也

先帝輒爲止之改守今官屬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
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
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數百萬
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爲

上言治三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爲河所
從來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秦溝一
川兼受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長隄一

潰運道沙淤不廢不止抵極而反西南泛沛與魚臺
苦爲壑無已時幸故道滅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浚不
如從上原開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暴水
備非常佐舊河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公旣得議以
水之利害河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
將一聽沙淤所爲卽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慶
忌今幸出秦溝秦溝適直境山南五里則是 國家
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唯是爲務它可次第舉者秦
溝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束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
疾則能自刮除束隘之則後推前以致于二洪勢不

河漢集 卷之十六 四
踰淮放海而不已暴泄何患焉夏秋水猥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游落泛淺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爭者獨何言爲壑今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凡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深廣若干丈卽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減未久稱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河之所舍寧能強之卽求得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魚沛之害還蕭碭也兩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懷地出水上雖隆之天力可從施誰能築虛倡予和汝

而欲自託於水也無已則橫隄抵之使舍曠而就隘以迫阨其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隄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沙土欲居之久矣不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而增卑倍薄兼事西隄重爲魚沛之防如是則上不傷天子昏墊之懷而江南粟常得從新河漕上矣及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爲深黃流辟之汗渠交委而本水自足其著者在新河某曰國家運

道業以與河相直矣河獨非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于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乎而忘東南秦溝既導濁河數倍下流已闊無復壅理卽溢而東北湖休息之束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爲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焉而它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智焉匪天作之圖而必欲復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業以與河相直而倖必爭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貽非常憂必不然矣河入秦溝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復成均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龐家屯所不必開先

是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日
上介有河形土不疏惡勢又可因爲沙薛兩河力又
可陂澤之而効節宣大臣之於國家見謂利害私
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詔使行河費不訾
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且爲新
河中廢地以徼

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
踵興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國家大命利害
懸絕大臣舉事當爲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
引安流不盡排黃流之爲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

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持議與衆破壞深論便宜相
難極也苟得其大彊直自用安所恤哉今且入見
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 敬承之績以贊
又安圖永賴勿但曰
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拊綏貞作有若都御史姜
公臨飭藝略有若監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
利害

天子所嘗報可者乃命某以備論之如此云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
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
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矣今年春匈
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冲
豪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
欲候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
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
且患苦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
羌何以賴我而以爲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
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 國家怒而追哈密
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

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爲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
自在西曹時望見虜 都城下扼腕 朝廷無禽敵
之士請

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旣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
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
域卽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爲

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刺土魯番之三禡哈密者傳
首詣北闕下而勒功昆山之仄豈爲難哉今天下厭
亂 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
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間

募它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
邊狀與計對中丞卽欲事萬里外吾恐 國家與公
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爲無故勤四
郡兵生釁外國卽 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
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
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
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
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踦哉中丞得一意備匈奴
何如中丞今得以羗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羗合者非
一世矣其計常幸羗有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

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卽爲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
中丞兵至而諸羗背之也中丞誠以爲羗小夷卽小
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
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
治兵涅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羗而羗得以負匈奴之
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外廩豈不並制
羗虜之道也羗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涅中視
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持以生之利於中國
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它種中以與中
丞爲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

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卑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
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
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爲旃
罽日操量課杞采山理石爲觥自罷其力而爲實効
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羗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
謀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謀洩自
失而與國爲累則羗爲之障矣此謂以羗備匈奴者
也

送王元美序

以余觀於文章 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卽

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昆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俶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沈藝苑眞爲相舍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羣瞽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

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爲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做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日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莫途遠且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爲元美道余

及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爲余
稍益近之卽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
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己且余結髮而屬
辭此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
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
此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
諸賢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
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
卽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埃諸王者故五百年
一名世出猶爲多也吳越黜兵火詩書藏於闔闔卽
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竽濫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
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
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
竣事且入致命于

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 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
龍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
鬪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
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

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爲善於鄉也不
如爲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
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
其民見以爲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
樂也然暴子弟亡賴少年爾不采金於山卽煮鹽于
海矣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爲急
仇家不解白刃以視與其違於法也不如聽於豪是
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卽爲有司者所知
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
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

挾衆負固卽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
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
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唯敵是求
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祕如
組亦如掉蝟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堵牆而進矢疾
不得加劍鋸不得接不埃尺符捷於烽火三尋之矛
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袂
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爲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子興
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卽
又狡憤而起坐索輜重裹糧于橐人歲不饜百緡高

秋徵戍攬市以行漁陽之野何多韎韐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冰而游爰喪其馬不知獫狁受服

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島夷僞遁委以禦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爲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於公戰卽有豪實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問也語曰虜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圖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

與有若是采金于山者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爲善乎鄉也無以異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爲勞幾何而歲且繼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亡賴少年登瑯琊之邱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

天子何何以春秋高枕自媮快也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寇令也不然元美狙喜自用焉某安能知之某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公元美自大名之任浙
江左叅政序

始河南之按察大名者大名廣平二郡耳自某之爲
順德猶往謁山西之按察真定者于獲鹿踰年蓋茅
公始得并按察順德凡三郡云余後往謁茅公大名
習知大名故重鎮又并順德順德西距太原諸鄙爲
畿內地設守障吏于境上按察部之秋三月臨 勅
順德以爲常矣嘉靖丙辰公旣領治獄使者渡滹沱
緣太行乃從某三日而讞順德又五日而讞廣平又
十日而讞大名旣告竣役余乃從公大名命盧楠攜

謝榛交相勞也曰不佞世貞視治獄三郡掌上耳明
年公出按察青州凡三年則城顏神而收大猾徐氏
令采金煮海諸亡命不逞之徒由是解罷
先帝賜璽書焉余旣歸自關中問公之所以按察青
州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青州猶治獄三郡耳青
州於濟南雞犬相聞也至今誦之較如四境父老永
懷紀載史乘蹟用不朽尋以家難乃自劾去屏居者
且十年
今上大服搜天下失職之士乃南諫議諸君疏薦之
公遂與介弟敬美並起岑君旣領紹興往謁余曰始

某之成爲疏薦者公與元美計所爲王者榮施也蓋是時不佞已爲諫議諸君疏薦之起補浙江轉叅政部浙以西矣實儀封張君所爲主余往謁張君張君又謂非不知元美欲遺南諸君榮施也公起補大名讓不就者再而不得請之大名又移欲中罷者再而不得請凡按察大名四月而余轉河南按察使公遂代余爲今官云明年公往謁余濟南余又問所以按察大名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大名猶青州耳獨未知可以按察大名者治浙以西也不可乎余旣轉叅政以

皇太子冊立入賀未之部而殷君從省中攝之卽浙以西三郡如掌上凡爲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以按察大名治浙以西何不可也余未之部而聞諸省中浙以西三郡郡多豪俗怙而喜殖故不佞以嘗試吏顧其吏足以彈壓之則無敢輒動者元美在大名四月而州縣之以墨去者三之一其風裁忼慨數爲按察益鮮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語多與岑君合至推其文學經術不置而剖擊如長者以信乎上深矣治浙以西何不可也公弱冠以才雄搢紳間所莅稱秉憲

之臣又蔚然爲辭宗二十餘年于此衆方見憚乃起而輒信乎上以無掣肘言行事何不可也余以入賀未之部無以遺公者然其間父老之談文學者蓋數輩欲一相周旋未能也獨今之嚮意元美必舉不佞以爲藉願公與周旋焉使父老由元美知某以此遺公矣不佞所以徘徊順德者旣得於公而稱使河南猶及附如貫之誼卒假大名爲重其代浙以西也又將圖余所欲効而未逮者使於父老有餘狀斯又公所遺某者矣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卽黃次翁爲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而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之每坐以爲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於政雖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粗悟所居廢亂安在其以經術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爲一輩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爲矣往者元美以璽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采山

煮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使有司無復沈
命坐累之憂子相參議閩中身在圍城談笑却虜因
計偕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不能置卽
有謁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三
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我二三兄弟豈
爲不効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
以罔而務不相能卽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
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爲治而
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
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

附巧爲繫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
不則昏昏無辯吏緣爲姦乏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
稱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
課欲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楸焉輕省之藐焉過
聽偏昵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
疑之度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
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
恐昵之則彼因以賣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
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自遺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
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昵而姑受其任義者

不爲也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以得魴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字爲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爲吏自喜卽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書矣子與今爲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之君子然業已爲之我二三兄弟所持以厭人之幸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書策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旣

無是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爲不効哉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以國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卽上績書考功乃鉅鹿太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雜問上計吏爾條對失上計吏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畿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遠卽無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旣上計子與與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爲也行治獄使者與明卿信宿我境上何爲也元美繼至一日致讞三日致飲曰太守

何得囹圄如此此子與所知又何爲也凡以退而考
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耳今豈敢言報子與亦
謂子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
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海
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
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所有不爲也子相
蓋嘗謂 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
山而麒麟爲禱祝知言哉所論萬古一事者矣方吾

之屬類此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
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
猶且不能自己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曆歌
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卽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憫時
政得失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違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況合契古
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永
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
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遇則屏息辟之耳旣以強人人
愈厭旣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吾知者

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
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
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
之下聞風而興起是且莫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
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
雖陸沈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
不可埃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
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卽有永歌言
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
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沉而不滓蟬蛻

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
吳舍人亦爲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
吏部何愛不卽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卽世俗之見以
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
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
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真僞
槩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
詩之罪哉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
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詣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爲奏移章司寇吏將覆劾之時天下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謀國之臣卽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履善蓋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爲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虔劉我人民大司馬悖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重兵自鎮來復堅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駢首戮也職方則微二重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卽使又

誅一職方是匈奴旣大爲賊虐偃蹇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慶得計謂因疆場之政自屠執事之臣受爲匈奴報怨名天子仁聖愛畿內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詐內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憤憤無鄧公之見也卽前職方訊章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輒取何不可以成案委顧人臣將順

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爲之不欲阿邑辟患爾余聞大司馬訑訑不受人言北虜寇城下時職方數爲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時伺北

虜出沒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履善非
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藁街三司使議獄少緩行
咎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
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冒

天子黨惡之怒而爲無益不批鱗者哉履善素少年
是舉也卽宰相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吐哺出見焉
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粵地哉昔
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
肯聽今思田疆宗岑氏爲大詳爲內屬而羈縻自解
斯同負固矣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桂林羣

無害也今苗夷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
秦王助逆呂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其在海
濱西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禦人于貨使沈沙栖陸
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瓌麗以雕被宮幄而
寶幃火毳馴禽封獸之賦不輪積於內府有司者治
之按劍相眄則依憑深峭中原兵往援復以下潦土
霧毒氣蒸氾輜重阻絕弓浚鋌澀不可久居故聲教
或難之也卽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爲起釁生事
往往中罷長其不逞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爲戰則枕

藉城野又皆中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
惜彼雖休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
貨而譯者赭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
見髡鉗載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
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獄獄期彼豈亦不惴惴恐冤
者得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逮也乃
使者怠於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又以夷狄國重事不
欲輕變遂令繫者由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
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
猾小章何以稱淑問哉履善論囚畿中時爲越石父

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又
爲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六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七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序
 序
 在大司寇官屬余與章甫為同舍郎旦夕從事舍中
 也今歲天下大讞獄乃章甫得報之楚中則謂余曰
 子以吾聽訟猶人哉即數年於舍中君所知也一切
 造對按簿責之見法輒取奏成於手中視其人與情
 不甚相遠也楚俗良獄赭衣載道而特奉盈犴章大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鞠者非一吏繫者非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七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序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序

在大司寇官屬余與章甫為同舍郎旦夕從事舍中
 也今歲天下大讞獄乃章甫得報之楚中則謂余曰
 子以吾聽訟猶人哉即數年於舍中君所知也一切
 造對按簿責之見法輒取奏成於手中視其人與情
 不甚相遠也楚俗良獄赭衣載道而特奉盈犴章大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鞠者非一吏繫者非

海濱集 卷之十一
一日衆人所謂無罪者牽於文致不可得反所謂有罪者則其辭又不與罪蒙不徒受賅吏撓法舞文人
有智愚卽文有害辭微意遂隱雖咎繇聽之上觀下
獲有不可信者矣縣道官重成案不欲覆劾且數代
去人情冤久不得直則不復樂生自號呼其冤則上
以爲犯已而又被近刑彼知無益於生而且被近刑
也後有心知其冤指道以明之者且以身無見膚庭
有尺筆亦彷徨瞿顧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覺鉗
戮囚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爲是固亦將謂
一成而不可變當無異於它吏者云爾此猶百不有

一然已足以損吾照覆之明傷吾見牛之仁而况大
猾元愍一朝殺人則亡命莫索株連蔓及坐罪無辜
然後從旁圖之莫不以禦人之貨售府辜功百金易
字千金易辭而或怨家積憤靡於歲月有司姑息久
繫憚於論報使其終年造佞一夕訊焉則出言而投
抵獄文之隙兩造不備肆爲單辭欺玩厚貌其示人
辭色且懼且疑詳爲錯愕何可復得恃其五聽之術
如初捕時哉若使各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一刀筆吏足矣烏在其爲奉

天子德意何能長我王國也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敢

決縣道官猶得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
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
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猶得奏傳所當
比律令以聞而奉宣

上恩人命至重也司寇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
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者舉皆往移焉而一
切復案當報之奏傳律令得可事於

天子桔槔坐解圓狴立出民以不寃中愛獲致辟雷
雨作解元氣鼓盪百物甲圻不亦已媿快勝任乎然
有一報不當無論網漏吞舟之魚卽無罪者今不得

釋則其獄愈益亡解時後之人愈益自嫌不肯變縣
官不復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
御史矣寃者繫囹圄苟可以有生孰不引頸從桎縲
中日夜望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笞
掠定之使無有從出之塗哉且楚自辰沅而南徭峒
之亂頻年用兵喾窳偷生而無積聚民散久矣殷王
中興奮伐荆楚恒以不僭不濫大監于民今之臣子
奉惟

天子威靈何可不敬由獄也余唯都下橫不可問者
莫若親禁軍其在衛尉稱貴重臣卽互相援庇而豪

猶少年多所縱舍弗法章甫與余得就舍中按之也
有父不能字厥子而遽餘不殄者乃疾厥子而訟欲
殺之會逮則其子自引罪獄且具猶若不敢深發之
章甫自爰書覆劾其父禽獸行論誅也其衛尉蓋若
有讓焉章甫曰刑弼教自正父子始也及諸中常侍
陰託相屬無不危言恐動章甫曰惟官惟來其罪均
也可謂不畏彊禦矣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
不信乎

送浙江按察使郭公轉右布政使序

不佞旣起家補浙江按察副使時則公方以按察使
入 覲矣中道而有今命則猶以按察使圖事于大
冢宰也屬左方伯及郡蔡公稱病公獨以按察使蒞
之

聖天子旣秉新政始大會諸侯受朝于明堂之位公
得列四岳羣牧之首以玉帛率萬國而大巡功焉憲
禮正刑以尊

天子以聽于大冢宰黜陟郡國差次吏功乃浙江自
太守以下若丞尉邑之令長若丞尉諸掾文學不職
狀凡七百有奇人輒罷去公條其對與簿合無不名
實相應者廩廩乎廉貪貞淫之行以勸四岳羣牧令

各上觀下獲而報成

天子告竣役焉然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以達聖天子德意而無梗於貪淫不職之吏則凡公以按察使圖事于冢宰也不然貪淫不職之吏不以罷去斯益肆於無懲加甚於匪望重民之疾苦何以言陳臬使者而按察爲乎先是公至自臬政則以謂由舊之有佚德而不職之吏輒幸免

聖天子方秉新政求共理余曷敢比匪彝蹈積愆也蓋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矣然後簿省中諸吏而條其得失將以屬上計名實大較應矣又得以使者

按察諸吏職不職狀以聽于冢宰

聖天子集維新之命肇有始之治而以著典常是爲所效者大也先是公爲按察副使者蓋十五年凡在陝西者三年假河南副使以行薊遼諸鎮者一年實治河河南二年耳間以陝西待調者乃九年余聞公在陝西以莊浪諸衛撫治湟中諸羗則湟中諸羗用也無以異以諸郎屯田雲中時而餽餉飽士馬何所見失論以待調乎又何所見得而兩府之士給事中某若御史某同疏請

上假以行薊遼諸鎮乎而遂以治河河南薊遼諸鎮

方坐索大帑聲爲犒募而中賂權貴令士馬有饑色
虛糜不訾度無能支旦夕公誠計糧穀芟橐金錢之
徵發出入簿責盡石束而無能欺者邊長老猶能言
之也卽以治河河南猶若無所治得失無所見安識
其躬有之哉夙夜圖所得失而自以見調不獲其故
謂維昔之諸中丞臺若部御史之劾奏舉刺與上計
吏之條得失名實不相應以余八年待調圖至熟矣
安能姑息以覆不職之吏使無徵自肆匪望自甚也
是蓋公從叅政爲按察使時度必入 覲條省中吏
得失簿無不關其手名實人人相應者卽枉焉而躬

自八年待調孰與縱焉而不懲之益肆匪望之加甚
之害及郡國哉此公之所卒因以獲其故而所效者
大也公旣告竣役遂代蔡公左轄浙江稱大保釐未
期月中丞臺若諸御史臺交章言公卓異于上大抵
存大體奉揚新政達

上之德意非直守筦鑰謹東南外府而已以方有顯
庸不具列乃今按察使漳州蔡公代公而於廉貪貞
淫之行躬自有之也因慕公之於按察使所效者大
焉遂授不佞以具列者如此

送魏使君入 朝序

昔者漢宣帝以渤海盜賊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也又懲沈命課累之弊意甚憂之選能爲渤海者得龔遂今觀遂之爲渤海自農桑外移書罷逐盜賊吏而盜賊解散民以畜積獄訟止息而已無它異政及入朝帝帝亦曰君何以治渤海令盜賊不起也蓋已深喜其得人而亦未嘗以他異政望之今

天子神靈威武羣臣無小大遠邇無弗仰成以効共理曰則東郡禦人于貨

天子赫然切責疆場諸長吏自二千石以下不能禽制盜賊者意蓋獨至卽吾終歲南奉倭比奉胡豈少諸執事而寧困於役乎是豈乘間竊發之時哉以順甫爲濟南郡濟南與東郡一彼一此境相接也亡何而陳氏者實倡亂於淄萊之間淄萊濟南嚴邑也順甫言於諸長吏曰某也戍卒窮來歸我不論輸行伍斯置之耳何至使挾廷臣以賣重恐愒中丞臺以介其權罔上以啗下爲也何乃懸不可知之功而坐使擁衆以要我輕薄少年業已佩牛帶犢廢其常產吾而無所用之則激爲非一爲非則分必法而務肆其不逞不底滅絕而不已萬一不弔使者督之勤大役興擊之吾恐沈命課累之弊亡時已矣卽吾有所用

之方今疆場之臣徧天下不南奉倭北奉胡無以春
秋耀吾甲士曾輕薄少年亡命之徒是恃邪何以示
天子神靈威武而勸守臣乎諸長吏以爲然而屬順
甫先是順甫奉行諸長吏所置伯格長法甚謹用是
微知陳氏與淄萊輕薄少年亡命之徒通飲食借交
爲姦狀一日召十餘豪勞之曰若等甚苦義不費縣
官一錢身裹纆而赴國難吾爲若言於諸長吏盡隸
若於尺籍倉卒傳檄將按若而數軍實吾恐愆期之
誅不得以農時爲解矣若豈欲之乎豪相視稽首順
甫因廉之間多苟且就焉而視利害爲去留者有始

爲所陷而中怏怏移德之者有少年失計而卒以爲
易與懼其敗連坐而佯附之者而猶覲食於縣官也
及聞順甫義不費縣官一錢而又將隸之籍其情立
窮而衆乃解散然後中丞臺得以尺筆相加遣不用
一逐捕吏不移一字書而濟南以安濟南以安斯
天子赫然切責東郡者而吾敵王之愾於此其以入
朝於

天子亦將必曰何以治濟南令盜賊不起也甚稱朕
意此不亦順甫得以神靈威武所變化而陳對於
陛下而稱長者之時乎向使順甫武健自用卽一日

逐捕囑氏宗人三百家而犁求其黨何不可者無亦
天子則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而勝之邪順甫何
以爲解也居則曰今之君子無大小無不朝夕耿光
思媚左右皆若不能一日于外者即使久留內無以
效共理而稱
上意奈之何一日于外矣而無以制盜賊奉職無狀
天子實心輕焉博士雜治不出一語侍中臨飭視人
以極何以謂圖天下之事也子有四封而盜賊不詰
何以使民農桑畜積而獄訟止息哉是時也一日不
能于朝矣故所患無以稱

上意而效共理耳不然何郡之丞若尉歲入賀州縣
吏歲上計凡以欲知君父無恙者無已時卽所謂間
者闕焉不得聞問亦古之人主繾綣臣子之至情今
勿論子與於汝南以罷去自阻卽邵武孔棘明卿猶
若所謂待罪於郡矣然則順甫之業獨在采菽之卒
章矣乎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然
後乃今可以觀
聖天子神靈威武之大而郡國吏奉職之有人也盛
矣哉

送濟南郡丞陳公上績序

公以六年考滿上績行矣郡長老曰公蓋兩佐大郡而於濟南者五年云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以十數治行具是矣是將何道必獲乎上何道所居輒効也郡州縣三十卽游徼吏更十數輩終歲不能徧陌落何以令皆如其身家至焉者盜起必覺捕必得乎渠展之田瀕于東北煮泔無窮時必以筴市無所積之販者豪歲以一二羣輩非必主名逋逃泛爲引逮乃旁規賂免不則以爲捕者輩課捕者輩以其課自贖爲之贖尋受記出而販者相慶矣公罪一之私賄什之奈何以易之也亡伍之

士不常窟穴卽里閭故舊寧轉送通飲食爲一夕之行終不肯身自爲詰質一坐株累抵遣而後己以妨本業非便計矣而幕府對簿務求滿品何以應焉父老皆言它省主輸縣官吏前發藏其家假道郡西徧諸邑故示封識唯謹者夜乃撲其所發篋作剽客狀桴鼓號衆以縣官利害脅諸令長償焉如委管阱幸不於驛良家子不任患苦乃傾產授銜轡諸猾少年猶之羸敝載路行李往來疲于奔命恐諸令長得以口實也郡請籍于太山歲繹數十萬然役之以祈祥人自爲致耳不可得而賦可得而校乎君子重領之

唯利所在猶將潰之防誰敢哉尺華控之乎日漕河
之役徐克之間作者數十萬人大司空奉

天子明命出行河郡興卒操重受署如期而竣首事
以爲它郡望而大工舉矣余曰凡此者公所由以爲
治行者也公固以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不必問
而必令淄萊阻山青幘白矛之徒伏不敢動爲急乎
鹽官佐賦計不至虧國使在公者准大率倍蓰之耳
必過禁販者斯大商蹙財不疏不行矣法不得而盡
也亡伍之士盡里閭亡賴飲食輩滿道上幕府孰與
濮陳氏亡命戍卒至挾重臣恫疑諸郡豪少年者捕

必得之足以寢成禍彌亂形乎驛車馬不終塗縣車
馬爲兼驅必令詭以羸敝取逸縣并廢矣善哉良家
子人自當御挾銜轡習患苦寧出納無時不願爲諸
猾少年牛酒費也以藉于大山辟之大官饗者朵頤
繫者引指矣故誰無意可貳於神明漕河之役身獲
羣卒所署旅飲食以視糗糒露櫛沐以勸作息必及
期而後竣也凡此者皆是也夫凡此者皆是也我不
敢知知其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
相勞者如是得具論之耳唯是詰盜鹽法戎政驛傳
藉于泰山漕河之役無弗爲也諸中丞御史監司使

者無弗事也駢至迭出一彼一此無弗安也毋以是道必獲乎上是道所居必效邪不然欲諸薦疏與相勞者以十數如出一口難矣今日攝一州明日攝一縣五年於濟南無弗莅也受成而已不欲持先後令長短長獨謹姦吏使勿得緣絕簿書如一日耳其它與徭治賦筦鑰之常不具論云漢郡都尉秩比二千石亦已貴倨乃循吏所稱獨龔黃諸君子其都尉之賢多以太守相掩無傳者自父老所睹記少卿次公之治行亦唯罷逐捕課收歛米鹽靡密吏出不敢舍郵亭何以異公又次公守京兆坐乏軍興公奚讓焉

余讀諸薦疏與書相勞也介者高其守幹者壯其才恬者美其度達者鑒其識可以觀獲乎上有道而所居輒效自經術相成也漢都尉多任郎佐史察舉吏又武健自將不以經術相成故其賢無傳公於龔黃旣無讓焉而得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經術相成以薦勞圖共理之治豈終相掩哉父老何自疑之也

送陳郎中守彰德序

始余與元卿爲同舍郎嘗論漢都官所掌法至貴倨也中都官不法事得一切按之卽他武健吏何敢任威操下也乃子與無所分署如諸緹騎士則多都中

豪往往自比於王之爪牙稱親禁兵恣睢視文法吏
徼循 京輔得自置符爲儀督大姦猾從執金吾分
行收捕績五人用賜爵一級因是不惜辜功或故吏
善家子失計隨輕黠者卽雜舉以文內之又羣輩取
受賕雖魁宿顧曲法私與出之眈眈唯罪罟是充得
情喜焉獄則疑亦無不巧詆具之詣其長尉府對簿
畏亡不俛首就繫者章大者必上告得可事然後傳
爰書委成於司寇官屬使覆鞫亦文致不可得反司
寇官屬重廢格沮事且不得數奏讞時一聽之何異
彼府掾史於懷中取輕重劾唯奉牘觀嚮以次人意

哉凡繫求信於知己徒心寃之斯越石父求絕於晏
子也旣已造司寇官屬矣終無以變是與不仁甚也
問有是不復行論自我者乎余知元卿志念深矣功
實君子也語不及之卽危行愈於不得其言者哉乃
按簿中要囚服念之謂人情不可使不樂生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飾辭以視則指道以明上奏畏卻鍛
鍊周內民安得不在鼎也元卿於法律家能橫佚言
見法能輒取然亟痛於猜禍吏蒞彼長尉府所對簿
一一摘見其冤狀舉之廷尉歲凡十數章廷尉正丞
亭疑法者無不稱淑問焉彼長尉亦重有庶尤稍稍

上輸孚矣又署法故得詰其緹騎士卽捕逮者至反覆就簿詰責之示不可罔竟無敢引是非爭輩相戒無犯髯郎也蓋元卿與其兄駕部郎錫卿咸美且翹云後署所部中猶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而守命且下矣彰德爲畿輔南部自

趙簡王稱藩安陽議非素重臣不能任余觀元卿治署中何以異於守時極知元卿無害亡已則勿以越人治郡人乎又郡事責大指而已此其不與署中同者方今卿士大夫各因時廣

主恩建立明制無不彬彬仲山甫將明之材乃莫敢別播敷相與條列就一代之法斯不已遜於爲郡縣出政宜民者乎西門君引漳水爲十二渠溉民田澤流於鄴其君祝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此非藉守令何以聞於人主哉何謂不得於朝廷謂爲棄居郡也史稱漳河之間近梁魯微重而矜節足用爲善矣余從元卿署中游居則謂良二千石與天子共理也豈亦慕黃次公朱仲卿爲人哉仁厚出於精嚴始能立也余觀元卿之治署中無以異於守時矣

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

子魯第進士者五年不調居怏怏失志也傷錫類中
匱而親不霑主恩自謂於藩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
義遠也三奏勿報焉遂往守潁州云余惟子魯論天
下事無不彷彿若卽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盡之且
爾不聞其兄言易鄒齊間哉結髮稱田生有可以與
計偕上時卽首六郡弟子弱冠第進士所守地凡三
大郡各著異績南陽豫章諸卿大夫若父老各以其
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風采而顧愈益畏子魯自
惟難兄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顯於當世卿大夫若父
老而子魯未就一業莅一邑褒然唯知己者之私與

而未以信衆人汙不阿弟乃敬禮之若是可謂賢矣
然栖栖五年求一諸郎不獲復俛首就簿書吏跡人
以倖所不當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謂卒無
以自明而身比於斥抑卒爲之者何其下也子魯實
自負其才故受此而不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不
薄於其官子魯豈不謂吾何使厄於所適哉潁三年
而治人庶乎其謂我不肯違君之情爲欲致諸其大
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江南敝於轉餽庶民將
不安其田里而興歎息愁恨之心則淮潁之間揚淺
可慮也昔在漢孝宣之世承奢侈師旅之後黃次公

爲潁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之時叅考陰伏使姦人去
入它郡盜賊日少三老力田孝弟有行義而民皆鄉
教化使天子得併力於邊圉亦甚行其志也卽使次
公爲相總紀綱號令亦無以自見爾豈得謂功名於
治郡時損邪今省寺諸郎非不亦禮優而職逸無論
一事之善微不足紀不獲乎上一事亦不得自裁郡
國守臣便宜從事條教既定沛然惟吾法之尊苦無
所沮此爲從吾所好也子魯大人以恭謹聞山東質
行如石奮家今二子皆視古二千石何減奮哉兄弟
彬彬九江長淮之上寄有專城不借寇而民各父母

豈弟君子千里比肩馮野王兄弟繼踵五原猶有讓
焉茲不已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乎乃知賢者誠重
其去就夫曲士小儒感慨而舍位一不當意卽長往
者非能潔身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向令子魯周迴一
諸郎不能棄而又不能幡然於潁州是無從事不失
時之知不得於心斯多也何以稱篤行君子哉

送泉州袁推官序

蓋推官於一郡業鞫一郡獄也無論郡守若縣令奉
職無訟也卽縣令之所不能決移郡守郡守所不能
決移我矣今豈無所得於欲言而不敢盡者之情以

漢書卷之二十七
三
埃論報郡守爰書斯未能信又其說可求也跡以行
吾明據以施吾斷乎又其繫逮在庭衆方以郡守若
令所不能決而唯恃此聽可無變也疑謂四視憚於
期對雖良民何敢終有其孚心必其見直乃吾折自
一人裁自一意一朝而脫彼於桎梏以而錯諸此使
周內已成不可識察者卒然解散片言之下此不已
媮快哉推官鞠一郡獄信媮快勝任也今不知推官
於郡能以監司斯未能信者得如有求於郡守乎又
能執如臯陶不依阿御史臺風旨而惟法是取乎監
司得如所求於郡守矣御史臺惟法是取矣又能使

無疑我乎高明臨人者上惡之諛上而廢法者民亡
之屠下而身疑者患處之士幼而讀書一旦得郡爲
鞠獄視其學與監司御史臺所責於我者一切與昔
不合也懼然念所以適世之故而不可得矣推官於
郡多少年又鞠獄其才易見又多入爲諫議貴臣豈
獨有得失之患也監司恐其害已則伺之御史臺恐
其翫已則嘗之事故劾有輕重唯其頤授手有上下
唯其氣使無因而甘辭其欲中我而先示以不猜之
形少當於目攝卽又若禍不可測退不自嫌發容慚
慙薄言妻子無不俯畜是累指爲成弊進不得不有

所悅之以自安此無他監司有主敵之防御史臺有
薦波之權而郡百姓不與也子仁爲能不由於是乎
送寧津縣訓導張伯壽序

余有識時嘗過高堂生高治毛萇詩濟南蓋海岱間
士多從之游矣卽所上客則許殿卿每相難天下事
亟謂所善李生可語也余旣見高生爲余述濟南父
老時事在憲宗朝則李給事中森張御史鼎稱爲名
臣哉給事持簡數萬貴妃上前左右懼然危之也亡
何御史又疏僧繼曉御史章雖留中然用事者旣已
銜之遂發難於尹恭簡黨治中遷御史彬州別駕猶

尚以前過矣今去與高生言時又二十年所余每飯
未嘗忘兩名臣事乃伯壽爲語大父賢過給事又遠
御史自彬州來河南八年於外槌石行治河其法具
治河三疏中遷御史中丞督部刺史遼水上三年移
上谷乃單于不敢南牧馬入領侍御吏受公卿章奏
又二年遷御史大夫當是時豎瑾煽虐士氣不絕如
髮爾公且奈何跌以數稱病不見爲可免於難乎頃
之果有構遼陽上谷事者無論詔獄榜繫卽關三木
往來罰羅遼陽上谷間米千斛亦已不訾而人極于
病公方謂固且愈於次起宦豎門卑疵而前熾趨而

言唯苞苴是先以偷諛於傍幸色少假恃以無患一
中目攝躬不自措繭然無丈夫顏而日夏畦者哉吾
寧爲此不爲彼矣且吾豈不知禍至此也余惟士誠
難於瑾時乃今大者不敢赴會拓社稷之業其次顧
忌相視不爲進思最下不得守其挈鎋之智雖有俊
臣亦皆寓言吏隱汨沒省署仿迴公養而已一值大
政不過竊爲深念悲計畫無所施庶幾人主用我以
是往耳茲豈皆以瑾也先生乃在寧津學舍中所與
諸生者日前受業嚴事先生也一有異能之士卽言
悅助我又所論說詩書尚友古昔以槩省署諸顯人

計畫無所施不仰避戮辱而俯係妻子辟倪進退間
幸人主庶幾用我以是往余不知諸顯人所爲卽先
生父齊豈不嘗再佐大郡何以勝爲涇王相時猶得
職爲將順焉而明主之美也吾聞相卒時涇王以百
金祠先生不受也非亦田仁所謂不以百金傷先人
名者邪此其質行在濟南諸生自以爲不及矣先生
子暉故奇士與余及許殿卿善嘗從高堂生游也

送蒲城宋簿字序

始字給事藩省時蓋六郡吏各以其役隸焉六郡吏
多海岱豪家有論具請報輒度一主進者來舉橐授

之無撓法又不患所陰脫歲且鉅萬則宇無取也久之蒲坂楊公始爲方岳嘗異宇所行徧見諸貴人皆以爲無害言於御史中丞府得檄書勞焉蓋昔未嘗有之入補制獄掾吏數與大奏讞卽所錄皆重臣語勿敢輕泄示若已聞密告也其殆五載乃調今尉矣衆不知其賢豪人也關中素稱游俠又尉權小不能下大猶余往過平原嘗知宇一郡國吏條行砥名千里誦義比如趙公子藉於王者親屬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爲難矣又郭翁伯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爭相交驩此豈有一邑尉之權哉

又宇赴士阨困軌於正義不可與暴子弟豪少年同類而笑之也所嘗見諸大制獄重貴臣著卽令疏卽律不扞文罔且今爲邑者多便宜治之往往薄法律不稱古昔令民失守也徒使有一尉能書獄執不可變人方恐自中罪罟畏尉知矣不亦貴倨哉今之論人蓋已攝命百里之才則曰豈亦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不知季次原憲用行舍藏乃謂鄉曲之俠效功於當世者非也士何時而可有爲乎先臣大司馬徐孟暉氏江陰縣掾史也趣人之急甚己之私脫戍者而拒其報有魯男子之義焉向令終微賤何由自見

焉字蓋將附青雲之士執鞭於斯人人貌榮名當知
掾史多君子矣

送楊玉伯序

據譜玉伯蓋漢大尉震之後遷自蒲阪者九世矣至
于涇陽同母姊適三原馬伯循時玉伯嘗從游庶幾
博雅君子也數歲以孤卽廢居行賈贏得過當矣嘗
謂周公九章法孫吳以施戰陣之間明於積著之理
哉以掾史辟原州劉中丞幕府陝以西蓋八郡算編
戶市租一夕而推筭得之主計者按籍索軍實焉玉
伯雖吏給事人然賢操能有其身其在伎藝俛拾仰

取不羞芻蕘卽所以責顯貴人行義過失亦有烈士
風昔在張掖諸隊率微也以候人愆期失一憲臣心
後憲臣卽從臺中往按諸隊將以他事盡諸隊率覓
鉗而戍焉以屬玉伯始玉伯法奏之則憲臣已意銜
之矣又不欲卒變憲臣愈益怒且及玉伯也玉伯曰
令今更重之罪豈遂在環哉卽法至是止耳欲自棄
去而諸隊率反相投止謂玉伯曰公在猶可以無冤
後人勿遽歸重吾輩禍也頃之復辟原州幕府中則
時時爲望氣用得北虜情大將軍以下嘗往授所奇
門法嚮戰多以擊破胡也居六年入爲制獄吏制獄

蓋多親禁臣主之御史爵方在繫時玉伯以謂上意且所欲釋矣及再就繫猶謂上意且所欲釋也久之乃復從爵以問玉伯則玉伯曰吾在制獄凡見上所欲釋者復多耳趙司業貞吉嘗從玉伯問風角書司業下獄時玉伯傾身爲之不避也今且及代其屬玉伯所治十餘大制獄未嘗深禍取訾焉余蓋往往過玉伯卽嘗與治彭暉家言以爲篤行隱者也庚戌歲虜乃大入玉伯始扼腕向余言司馬法卽借箸若可繫虜而笞之背者又衰然一賢豪俠矣余聞玉伯在金陵道中時嘗發裝遺一衛尉者使不至質其妻於

負債家猶爲激於義玉伯有魯男子者二事不及亂從容有章過之余爽然自失云余觀士不喜誦人善卽貴無一行稱實乃僞取名何以賢於玉伯哉

送趙處士還曹序

趙子爲獲鹿者垂三年矣則處士自曹來問爲獲鹿狀也曰爾爲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煦煦自昵乎寧能悶悶俟去後思也維此多士從游甚驩而亦謬謬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它縣之令丞若簿不一其才而一其衷乎寧能傾奪不肖從事獨賢也欲焉而秋毫是析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寧百

海漢集 卷之十一
里翕然示慈敷惠如我視爾於此也不知中丞臺若
御史臺若監司陳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擿
姦伏聚斂租賦孰與元元相安美俗相勸也不知豪
貴人若中使者若諸長吏所欲於爾駿奔磬折出乎
左右意未及色奉之如機孰與彊項正辭援禮交際
臨以橫逆惘然相競也趙子對曰惟勤何以與斯數
者也西門豹爲鄴發民治十二渠當其時民煩苦不
願也豹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
老子孫思我言卽惟勤下車視事三年而未嘗忘於
此也宓子賤治單父則多所致士然而無取於陽喬

魚矣卽有丞若簿不肖者是惟勤不見憚衆豈徒丞
若簿失德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宅縣之令不一其
人而一其才不然犬瘕木做獨安能身犯之焉大人
視惟勤於此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也惟勤視百
姓於此百里之內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安用秋毫
是析察見淵中爲南走邯鄲北抵句注之塞將千里
無不徧也宅縣之令丞若簿無不與言事也百姓疾
苦無不問也山川險易無不如石畫也以聽成獄以
鳩大役以達隱隱以閱軍實無不爲也中丞臺檄如
御史臺檄監司陳臬檄如郡大夫共理檄今日一薦

疏下獲鹿明日一薦疏下獲鹿元元信我如列眉矣
異日者監司某君不安惟勤在側也則曰吾將寢處
此悍令哉惟勤曰中山之狐貉羆豹其可盡乎其又
以令爲藉也久之以餉戍戍則給以廬旅旅則芘三
軍之士意皆當惟勤一某君意終不能不當惟勤也
惟勤爲獲鹿如此而已矣處士曰惟勤爲獲鹿如此
卽吾何憾焉無辭乎曹之父老也輒趨駕去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七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八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序

送羅處士還萬安序

處士少時嘗試補縣官弟子員不就也居數年則以
大小戴氏屬虞臣肄業及之乃虞臣婉婉日抱經受
膝下雖弗然不出家塾中卽已知名廬陵諸生間郡
大夫若萬安令聞虞臣秀才召署門下與論所以爲
文辭無不各如其口出虞臣之從郡大夫若萬安令
游危行如長者處士心異虞臣之爲人而視虞臣學

海虞集 卷之十一
則愈益勸不復事家人生產矣邑中少年竊相與非處士已則一切不事生產奈何託於不可知之子以釣奇乎一日不効遂失常業彼實有家而不知愛何有於我處士曰亦欲士之子恒爲士以是爲可知爾不知富貴也且爾不見邑中豪家少年不可以侍君子惟其學術少也而能走百役奉公法能不連郡大夫若令之共稅而不以出諸門下非譽髦也明年虞臣與計吏偕詣京師癸丑射策甲科則處士之郡中視虞臣所以爲理狀曰于爾未嘗一語及行事淡句趣歸虞臣固請所以爲理狀則處士曰稱法必

及朝廷議獄必及典章爲理則是也然而一人握之十人披之汝尚惡乎執乎虞臣曰百金示孩提之童而不得易其搏黍猶之和氏之璧示賢者而不得易其不受之名非以其知彌精其持彌固矣乎大人豈猶以此病良也蓋處士家居復不能容人過失卽雖矚子弟有不直未嘗不面折之亡問族疏近以宿疇若卒構怨必令處士居間是非曲聽處士始有不便處士者久之各厭其意曰卽令詣吏對何以異此故萬安俗雖稱健訟而羅氏宗人鮮有自相逮於縣庭者處士所謂施于有政哉其斯有味乎虞臣之爲

理也

贈珍羞署正張君序

余嘗造會稽諸大績與言脈家學就理七劑稱良焉顧又察其非重精食技術之人暇問之則曰君豈以大績於署府中日辦膳若羞諸物事眡羹飲皆若有時適悟攝性之義君子恒放焉以達之石液遂多所濟於病者爲有取爾哉顧吾所同署者張君則謂大績曰昔邦輔侍我中丞兄於淮泗間見其急國餉而食不重味嘗疑割烹之言非也向邦輔與君掌醢時雖不卽膾炙衆意而不厭久要則君所三折肱於

國中也大績曰周官膳夫掌王之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矣民窮而無告者君其能使各有常餼乎

天子欲有問焉君亦以珍從就其室乎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矣張君豈嘗聞五十異糗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今各得其齒乎是皆不在君也聖天子方致孝鬼神菲飲食日舉之典爲羊存君雖日寡珍而進未嘗得躬覩授祭品嘗食之盛以縱觀槃盂之銘天下一人之養也其所禋祀於宗廟咸秩乎百神鏞簋萬舞紛陳備奏佩玉簪組鏘鳴翳列於堂寢之上駿奔載路祝史在庭執鬯奉璋濟濟峩峩

以趣

天子之左右而埃羹定以詔於位時則君必將肅牲
豆登魚腊致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使明德
之馨誠信之衷藉以同升偕暢以居歆上帝而祈承
命錫純嘏卒就禮樂之成贊感格幽元之道也乎聘
以萬國譯以四夷燕享以諸侯王公脯賜以郡工黎
獻旅語以嘉賓君子以光邦家以寧胡考以樂王者
得賢之心以洽蓼蕭澤及四海之惠君又無一不司
存於是署也無亦恥無以自盡而愈思其職之所不
及爲邪亦求若大績者達之石液使多所濟於病者

而未得其所欲託邪余然後知雖處下位而人人重
自棄猶盛世之教也

贈太學生葛景宜序

景宜在濟南時蓋猶及與余同爲郡弟子員云景宜
嘗言與余候部刺史時行躡履甚鮮也蓋人自上谷
來遺之複底突出可以承鞠余目攝之則若不敢不
踏旦日且几几然易舄行矣頃之以訾遊大學比卒
業者五年余爲郎景宜又數過署中爲夙昔弟子員
時相樂語不倦也則稱濟南士人所頌伏授書終棄
編李生不濫竿豈欺我哉卽吾簪屨上國求友博洽

海濱集 卷之十八 四
君子非不多所宣翼然不至如向躡履時怵懼其動以疏穢鎮淨今不忘也余謂景宜上谷之龍門人彼所節氣相尚不飭其行其所謂我猶之曰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恢恢自疎爲急耳孔子所論直諒益者矣景宜仲父有勃貂建主之勲王子得以有其國景宜從旁以贊事豈匹夫而相者乎雖遇則然然宦微臣謀王危事也不已爲難哉余往見其門蓋縣弧矢焉謂之曰湫舉云龜玉金珠山林藪澤民並用之聖能制議百物也唯是有子而曰伺其耳日出聰明手足蠕動孩提生色志意發神智號泣紆性慈生之

膝下玩之股掌之間豈私心不在彼有之乎景宜乃稱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余爲次其事云

送襲懋卿序

蓋懋卿三十始爲郡諸生五十而貢云旣爲郡諸生則從余游余數稱毛詩大義難之無不如嚮也明年以諸生旣廩與許殿卿郭子坤卒業館中藝相雄長稱大師矣按察諸公開塾于署無不延生者慈谿馮公括蒼趙公蓋尤重之凡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無不謂成名無疑而竟待歲卽猶若不得已而勿欲

變焉者屬之可以已可以變也初生豈自計至是哉
生家陽邱近薛縣常稱公孫宏之爲人而不直汲黯
也曰宏故遠跡羊豕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學徵七十
而爲丞相服習裘褐卽令執綺驟御有肌躁膚癢耳
布被奚詐焉顧生少時左挾書右杖筆牧羊山中年
二十試爲郡功曹不報繇于陽邱尉庭笞之乃卒業
鄉校三十而爲郡諸生宏少爲薛縣獄吏尋以舉免
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宏年六十徵爲博士
以不能罷歸後五年再以文學徵諸太常生今待歲
應命實年五十有八九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又

馮公趙公諸按察轉相揚之終不得與計偕何以異
宏以不能罷歸也及宏再徵讓謝國人國人則固推
宏太常對策第又輒居下初宏亦豈自計年七十爲
丞相然且封侯也史蓋皆稱曰公孫宏行義雖修非
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鄉文學宏因得
以儒術對策奏擢爲第一不然帝以雄才揚推俊乂
歎息嚴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豈其於宏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輒自百餘人
之下以爲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爲不知宏必不
然矣生以毛詩稱大師大義如嚮何以異宏辯論有

餘習文法吏事也獨以今
天子神聖雅好儒術維賢不次千載一時視宏邈矣
卽有召問有司發策必以新政先事求備必且豫憂
明也余嘗見生爲張中丞圖上山東要害恢奇多聞
業已就緒濮陽戍卒陳氏蓄異生一諸生隱然敵國
卽便宜爲對何不可者乃朱買臣難宏置朔方之便
發十策謝不得一以宏辯論豈故不能得一於十卽
欲有所專奉有所願罷以此合上意耳然豈異於使
匈奴還報時宏固亦謂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也
生如能令所對

天子善焉千載一時而亦千載一遇若猶是太常所
奏第居下其對則在我其時不在我也此生一遇彼
宏一遇又何忤焉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而知不
可爲也前以一人不合罷歸而後以百人之下爲舉
首其斯生所常稱公孫宏之爲人者哉

李天鍾推官三御史臺嘉命序

余不佞所守郡則天鍾爲理焉天鍾爲理且一歲而
御史臺勞書凡三下矣天鍾乃謂余視此勞書於僕
何當哉御史臺能薦人於

天子又能以所欲薦若不欲薦者書相勞也今無論

其大者不能揚於王庭薦諸
天子卽其次置之一切不問何不可者乃吾旣蹇蹇
奉職而稱爲理則以而處之欲薦不薦之間使有斯
未能信之心曰是終未可知其聞於
天子而姑示若不得已者取之擯棄之餘而爲之辭
爾吾又安能嘗其言以身舍曰易之而又負其施綴
不急之譽以陰見其所未備若甚難之而因以深德
我者則某有掩耳而走爾不忍讀此勞書語也無亦
與屬邑簿尉最賤膏夫傳舍小吏同牘其命數列以
勸何以異嗟而使之此豈天鍾所病哉卽攀龍二年

於此未嘗奉御史臺一字薦書也假令天鍾囚御史
臺風指爲微諸郡吏陰事而萋菲成之使得以懸法
中人而亟謂愛我豈爲之乎不然則無故而自穎出
以求掩衆得之則將復進以繕然相結其有不得百
倍人百欺人陽爲上意在此而實瞽之於前乃從旁
因以爲解而深自納約使辭色在我豈爲之乎又不
然口給相禦得情是喜今日効一語明日具一獄常
使其跡在左右豈爲之乎是三者皆君所不爲也余
蓋聞君卽值御史臺微諸郡吏陰事未嘗不孫避入
於人中出而及之亦猶上察下獲赅赅如暴已過者

何所得之何有不得而百倍人百欺人自令危疑如此即使辭色在我豈某之利哉天鍾長者語非擬議不効也獄非服念不具也是天鍾所爲也則已處乎若親若疏若去若就之間而欲人勿以處我於欲薦不薦之間又何可得也故薦所不及而書相勞焉猶以是爲不得已云爾人於我有所不得已則其賢愈益不可測視之薦書乃在上功此余所因以重勞之也

沈封君七十壽序

蓋自明興開郡國縣官弟子員設科射策士多自重者云祿利之路則然哉人情自愛父所不能得之於子也封君旣受業弟子旣廩郡國且察可與計偕而次君則舉進士矣人情自愛誠有所質於中莫謂之也有則曰是猶未可知二偶三合亦各言其自致爾子何能得此於我而輒以委焉不則曰用子自託跨三命以臨鄉里寧與一敝果解相殉卒業牖下自誤不恤矣故有白首呻佔僂焉發憤於其子者不知精華已竭乃欲與新進少年較技角藝萬一所司有知已碩宿自負以謂不悖所聞然而其時與文則已變而載義以遷出於所聞之外者有不必守也不然則

又不少自勉強一老文學終依依不忍去以爲亦自見其名成亦自見其志効然而旣已鞠如枯鯁猶日與諸生盤辟堂上脩禮容出從一孔兒馬謁郡國長吏朝朔望爲不素餐不知當其不及貢也屈指旣廩妄冀恩澤待歲埃盡俛失俛復以至於今勞且險乎顧二隅三合有不必致自其身志効名成有不必託自其己是封君之自重也次君蓋謂余曰自某舉進士家大人以郡國弟子受封洛陽令尋改戶部主事再封山西按察司僉事二十年于此歲七十矣雅好奕碁未嘗與聞事也夫人情自愛亦各言其自致自

見其名成與其志効雖子不假焉是矣顧士結髮受章句卽欲第乎亦當如兒輩少年舉進士何至白首郡國弟子中庶旣廩人豈不自致有不能得此於子者且弱冠旣廩勿悖所聞足以免俛失俛復之患一老文學如運之掌卽諸生經術尊我郡國長吏師儒視我職自取耳待歲埃盡而來亦待歲埃盡而去奈何俾諸僚友之疑我自侍屬於其子也而竊議於後爲兒輩無妄之累乎爾類恒於斯不類恒於斯豈敢哉跨三命以臨鄉里惟是朝廷欲速見爲善者之報也誠謂其才可自致願以異日慢孰甚焉無亦謂爵

海溪集 卷之十八
已崇而虛位已卑而實而鄙之乎奈何以一老文學
自享而令有所不行於朝廷士固以此言自致以此
言自見耶不有奕碁者乎吾二十年於此此以自致
此以自見矣君子曰三命以臨鄉里則長吏之所過
問而式伏臘存問者也一與聞事將鄉里謹焉朝廷
等威乃從長吏而市之權又因以爲利自令輕之何
用勸天下之爲人父者我斯自爲弟子時已勝其耦
尹文子所謂進退取與在我者也豈獨三尺之局中
蓋脫然直竒焉而所爲自重者在此然又衆意所安
常理所取廢而任之七十年如一日得養心寡慾之

助於進退取與之間燕趙君子凡以慷慨自矯固無
以得封君之大云封君名某生二子紹代長君也南
陽別駕次君山西叅議守寧武關爲封疆重臣著政
聲封君因有榮號矣乃隆慶改元十月二十一日覽
揆之辰爲歲七十焉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隆慶己巳蓋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
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旣已六十有二矣
而始舉子岌岌乎其危得之也夫危得之者幾得之
也幾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爲道厥初

生民覃族受姓以屬于今不絕如系一旦自我塔焉
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卽不堂不構不
播不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
焉而幾得之也弓禡以禱祠求之熊羆以寤寐求之
卽未爲失也雖不肖焉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脫屣
爵祿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
之也攀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
當自得子者也公之於人道蘊藉長者里中蓋視猶
石相家卽某與殿卿所習也三十而游京師其友親
之曰亦旣抱子矣卽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

百姓父母之曰必有貴仲而季且賢矣卽其仁必有
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於越人也曰不筮
而商瞿之膝下繩繩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
權豪歛手而百姓焉依莫不壯之曰公誠自愛是將
退食獨立無奈趨庭者之肩摩踵接稱詩問禮之不
暇何也卽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此聲於梁
楚間哉然固未有子也此自殿卿所及見而某所及
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爲至今未舉
子也無亦旣已能御乎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
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旦夕覘其門有弧矢也

家持羊酒往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平生也是自縉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儀不忒也人亦誰不爲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二年而始舉子余固以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人之幾之益信其必至云爾終豈謂幾得之哉唯是幾之不得而怏怏然後幾而得之之爲快也氣之所息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也然後公之敦仁處厚養威持重之德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時也遂爲殿卿具列之如此

殷母太孺人序

余年十五六時學毛氏詩於同郡張先生所與正夫同師聞母家在武定與正夫家自曾大父以來皆仕宦通家正夫先君子雖處士然其人好書習掌故郡中賢士大夫多從處士游也太孺人歸時蓋遺家中葉處士與兄伯居無家人生產宗族來濟南者皆謂母素貴家女豈厭爲處士新婦乎母心知處士非凡人家雖貧哉卽所願裘褐之人豈以富貴爲是也則悉去綺縞椎布操作而前矣孺人蓋工女事卽所未嘗試孺人見之能令自手指出宗黨有以所善嘗試孺人者又無不出孺人下孺人事嫂每雞鳴起視具

嫂不知也夜恒不敢先寢宗族乃相慶得新婦孺人至今視嫂子如已出也余猶及見正夫未就外傳時書尺牘皆孺人所作與之書正夫年七歲孺人教之數日也卽問處士君歷家言甲子於天地何所起後余見正夫則在同舍諸生郭君所受二戴氏禮爲余言曾大父以來家世治二戴氏禮家君不欲忘前人所爲業也正夫是歲廬生尹生以及郭君之門蓋一年而五更師五師皆孺人爲處士君束行脩閭里咸謂孟母三遷其子殷母爲子五更師云又三年所余與正夫偕計吏當如京師得見處士君及孺人又六

年正夫舉進士爲今官迎孺人來京師余太安人及家人亟得見孺人太安人每從孺人家來必誦孺人家母儀數事示家人也嘗謂孺人六十有三猶尚健飲食爾母年五十餘卽衰異平生且爾奉職比部何狀得似孺人子檢討君賢也余由有識見東平何治象畧似正夫正夫自與余相天下士未有失也所論人狀卽如其人在余目前矣

邢母朱太恭人序

人勿論不得其父母卽得其父母非久也無以子也太恭人之有以子也程番公以良二千石出守程番

長官咸用命稱共理之臣上以贊 朝廷柔遠能邇
下以和樞結侏離之俗以息息綏社植本立慈孰使
太恭人有今日者非程番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子也
且二十年也勿論不得於所爲舅姑卽得於所舅姑
非久也無以婦也太恭人之有以婦也鞏昌公爲郡
理官治隴以西獄治也按部使者檄而治河以西之
獄逃矣羌胡雜治之治也所嘗平反至生祠諸郡中
比于馮野王之爲人肅肅在堂雍雍在闔作邦作對
以迓程番公無違之命以正抱哺併倨之風孰使太
恭人有今日者非鞏昌公乎勿論不得於其君子卽

得於其君子非久也無以爲家也太恭人之有以爲
家也則贈中丞公者業已游諸國子中矣太恭人則
曰君弱冠握手天下士非忼慨慕義以託於長者斯
士必以齒易之士以齒易之斯三損日至三損日至
終無成名矣旣年公蓋儼然若出於世家公卿之胄
也衰然又若在偕計中不得於宗伯之薦列也而士
無敢以齒易之矣外有伐木和平之友斯內有雞鳴
靜好之婦刑于寡妻庇其伉儷孰使太恭人有今日
者非贈中丞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婦與有以爲家也
且二十年也可以無得於其父母若所爲舅姑與所

爲家也不可以無得於其子卽得於其子非久無以母也太恭人之有以母也中丞公之爲諸生則謂之曰何以異爾父之爲國子慷慨慕義以託於長者士不得以齒易之也及以進士爲真定尹又謂之曰何以異爾外王父爲程番哉裁守就令裁夷就華以我自視以爾視民無不得也以真定尹爲御史又謂之曰父母之不得則師法之師法之不得則彈壓之過此攘臂而仍之不可知已公旣爲御史按部畿內庚戌之役卽斥俟無不至芻粟無不具也以御史爲廷尉又謂之曰何以異爾王父爲鞏昌理時郡理官所

爲當御史臺當也御史臺所爲當廷尉當也公在廷尉無論丞卿凡蒞二都文無害矣今之中丞以督部刺史在外爲臺主者不下數十人其內領御史受公卿章奏以貳大夫者纔一二人耳終不遺力而讓位矣公三年於此卽

天子威重之臣也太恭人不知也所知者中丞公爲諸生無以異於贈君之游國子中爲真定無以異於外王父之爲程番守爲御史廷尉無以異於王父之爲鞏昌理官時耳士無廢業雖勞而善心生焉邑不以爲令母得以爲子乎卽使御史廷尉不當太恭人

意恐不能從中丞公畢正臘也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中丞公乎太恭人之得其子以母也又且四十年也二十年程番之子又二十年鞏昌之婦而贈中丞之妻又四十年中丞之母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其在鞏昌公家無以異程番公家其視中丞公無以異贈中丞公故其於八十猶掇之也然而不得於其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也聖天子四十年於此矣勿論太恭人免於葛藟低離之難即使中丞公值更張之運急絕無施又不則在忌諱之朝膏澤不下又不則處滋彰之世好生未洽

何以一令長擢御史遷廷尉以及中丞無患也向使中丞公有一日之患以爲太恭人憂其以八十年於此者何可知哉

聖天子四十年於此卽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堯舜在位民不夭札是余所謂不得於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者也母家在昌邑邑令陳希南氏爲余言母如此程番公名璉鞏昌公名權贈中丞公名時舉中丞名尚簡因以見昌邑多君子矣

大方伯亢公太夫人序

公旣用山東右方伯遷筦蜀中左轄行矣則貽余書

曰不佞奉太夫人叨役大邦踰年於此今奈何重以遺體爲萬里行度邛邲九折阪王陽所畏道也曩不佞在著作之庭幸得備侍從屬歲八月聖天子景命每從交戟間伏見宰相以下百官及郡國吏鼓舞呼萬歲聲殷朝廷未嘗不私心快焉太夫人生幸在景命之月卽不佞亦每從庭致太官酒脯歸率諸弟妻子若諸孫稱觴爲壽數得以承上餘歡以效太夫人前今且安知無階朝廷隨牒在遠徒有意乎彼一時也蓋公旣在著作之庭數年矣家本平陽會族有以戚在藩王府者風公不

宜備宿衛公欲自言於

上頃之乃奉璽書出按河南諸部學校事尋以叅政遷陝西按察使陞山東云余未習太夫人爲母狀聞以効於太夫人者因知太夫人方公之奉璽書按察河南也以請諸太夫人曰不肖某雅意在本朝今且已矣襁褓奉太夫人訓而幸得備侍從從宰相後日優游文章稱近臣一旦出爲吏故當奏記上謁中丞臺若御史臺責苛禮或性難繆恭則見以爲有負不遜先下檄侮其辭以嘗之不報則又從旁督過諸掾史以摩切我今且已矣與其得罪以爲太夫人憂太

夫人曰置之何官不可爲自言無益也身自侍從而
出不能吏安用文章爲今且已矣有如制詔河南按
察副使某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間者闕焉久不
聞問爾豈猶敢具以出居于鄭對邪春秋之義臣事
君猶子事父母安得謂爲老婦憂吾旣已飭諸掾史
以璽書行事臺中何自督過之也公遂之河南歷今
官暫詣平陽又屬歲八月稱觴爲壽太夫人前公又
將顧復不能去承間以請曰以今視著作時承

聖天子餘歡稱觴爲壽則太夫人七十有奇矣隨牒
蜀中孰與河南孔邇父母方伯於外臣卽位已極則
人將易之卽不易吾又安能久溷於錢穀爲也不已
將謂我何太夫人亦將必曰爾起家徒步積十餘年
爲唐虞四岳之臣受國厚恩卽往居部懷來徼外蠻
夷使歸附 朝廷威信萬一報

上何不可者王尊爲忠臣何以異王陽爲孝子乘傳
之官何畏九折阪而道惡爲解且吾恃粥食飲幸無
衰方賴鍾釜之餘自持養卽七十何憂焉方伯重臣
視內三公誠不失職禪益稱是若乃纖介小嫌末節
自予硜硜無通儒之見吾何知之哉吾聞有易人無
易官溷之而愈辦者才也幸得不次復望帷幄何可

以在遠之故示有離寢門之心太夫人言未畢而公叱馭行矣卽有爲中和樂職宣布詩對揚

天子盛德事以効威信懷來蠻夷而蜀中安矣孰不謂太夫人流澤遠乎母之愛子在遠非弗思也然思爲之計則祭祀必祝之曰必使長守位也然則公必勿曰今且已矣而顧復不行如出按察河南時以此効於太夫人前耳余惟公所論中丞臺責苛禮常見以爲有負不遜嘗侮摩切非妄語也余往奉璽書按察陝以西諸部學校時躬邁此事矣然余固陋輒自投効去公以能奉太夫人訓所至見重終不累此徒臆及之又云方伯外臣已極無久溷錢穀爲人情或有之至有易人無易官溷之而愈辦者才也母之教爲得其大者云

許母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殿卿游矣則殿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殿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爲狂生蓋殿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殿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爲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博外家之語慕左氏

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柄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稱旣稟室家嗷嗷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余復每過殿卿卽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鉤贖驂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士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爲殿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颺去才乃大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爲知若也殿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矚矚之行邁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

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歲寡居日夜埃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卽從游士數來殿卿又往往輟牘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詳爲呵責殿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戶盛氣厲辭鞅鞅去諸子矣以故殿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乃今何能不儻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己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黽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卽忸怩作塵狀以恫衷疑我稍厭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

以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何內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子來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沫溼相响濡卽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卽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興之感在殿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爲也余猶及復兒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藉太孺人

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

劉母茹太孺人序

余觀茹太孺人之行既有母德亦有母材云方學正公歸自鄭州營故田廬而老也疆場淆亂筦鑰竊發則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前已舉而質之債家矣蓋孺人勸贖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稱貸以爲辭公乃傾橐中裝量多寡分給之而不以無爲解蓋孺人勸復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則由是忌郎中君而慮其後之反圖風以相恐公又

爲之折券如未嘗有施者蓋孺人勸置焉郎中君幼不知也久之郎中君登第旣爲理河南郡孺人更以田廬命郎中君計屬疏數爲分多寡以授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也曰是先君子之義也先君子雖長者然一儒吏束脩之餘嗛嗛橐中裝耳方歸自鄭州及故田廬耒耜不得加埽除不得致實自強意乃吾謂先君子于時寧能以田廬之鄭州耕且講邪不猶愈於汙萊然亦謂贖可以已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又稱貸以爲辭又誰不曰殆不可復者卽吾念之是將曰吾徒爲伯也者守田廬力不足質之名爲惠也今誰

窺其橐中束脩之餘豈負之哉誠以若藐焉之孤將不利於小子苟挾是心而已吾蓋重勸先君子又顧與前失之卒復之者所以使彼輩謂若爲不可知安之勿輒有它腸故也若旣已有自立之形彼輩誠慮其後之反圖田廬長物何可以賈子孫憂而空文市禍以爲報怨左吾又勸先君子一切置之不欲一依一違使彼有不慨然之憾卽意雖未厭而屈諸其厚矣今若且之郡先君子田廬使猶是儼然在也以著不侵而抒夙憤何不可者卽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必相謂曰昔伯也者以其藐焉之孤不愛其田廬稱貸

復之而又爲折券曲相啗我後之反圖無日乎則若
何樂乎有此聲於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唯是更爲授
之則彼必將曰均之官也田廬自遺宗族是常耳凡
以示先君子不言自贖稱貸以復之義豈不美哉卽
吾命若葬從母路匍匐樞裡雖一婦人必相收之豈
亦後有反圖凡以成先君子之志者不可有所不至
也是孺人之行也君子曰今之所謂母得以義相勸
因其子以成其夫大矣婦人之性視田廬橐中獨其
子所有耳誰爲兄弟若兄弟之子乎孺人倚其田廬
於懷中三勸大義族黨是常不間於言無得而迹焉

一何衛子之周也在爲理時河南太守柱爲王所持
郎中君身處危疑事卒以白不失其職孺人之教遠
哉此余所謂材母云母旣封太孺人以收元七十歲
余爲鄭君廉夫爲郎中君具列如此郎中君名宗岱
字伯東嘉靖己未進士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八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記

太華山記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
 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
 下乃谷卽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霤中霤中一峽
 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
 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

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往往如覆
敦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厓絕爲橋
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
罅中躡銜上阪窮爲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隰
新發諸耜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罅中峽中之
縞垂罅中之縞倚皆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
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
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
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剡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
者二里剡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

來踐此厓上複高三丈自踐首南行厓如前剡中屬
耳巍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
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酈生所稱擗領
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
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
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踐焉高
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礮
不可以穿縞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
北冒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
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

樹茨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困不知何來客於此
橫道而處踰之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
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
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三尊之戟從縣中望見
掌卽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
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
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鐔于雲臺峯猶杓之在斗矣削
成上四方顧其中汙也上宮在汙中西北玉井在上
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淫大坎中
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

本寫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
得明星玉女祠含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
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拆拆下有穴穴有石
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曰者一所水方澹
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
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爲埒不盡厓
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縹纒纒也欲度者先握
縹自懸厓中乃跣厓自汰令就縹不得縹還跣厓自
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縹也此卽秦昭王使人施鉤梯
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

棧而銅柱陜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
旁出復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
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
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
無景卽日中窈窈爾久之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卽
失之矣是爲南峯南峯前出南壁上東峯出東南隅
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
曰余旣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
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
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德王冊國記

先是宦者某給事東平府中侍今王蓋先懷世子
幸之遂使爲家令焉以屬今王懷王庶長晚爲世
子且卒矣懿王又薨房闈嬖臣各欲立所親倖以
及時締主爲己力取富貴論議洶洶今王岌岌殆也
時御史李將臨懿王喪見今王宦者某乃爲王
曰李御史且至必且曰雖王儼然在憂服之中得國
恒於斯矣王其辭焉孤孺子以先王光靈得與於
哭泣之哀以爲使者憂孤不得共承先世子之謂何
或敢有他志以辱使者又一二叔父先王之所愛也

先世子之所友也無不大賢孤孺子何敢因以爲利其孰能說之某時屬召使擯亦言舍其孫而立其子非先王意也乃奏入是歲冊今王矣是舉也或有於御史處言王狀者及御史見王狀聽其言也又自失矣藩王子孫生長閨牖不習見民間事不晉接賓客復幼冲氣識未及之安得不在左右也懷世子旣卒所以爲懿王後者未佩玉兆也今王又無外家強宗其府中事一切受懿王宮監裁抑此蔽如民家子養歲時不得朝懿王卽朝亦遽去不得言某蓋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思顧先世子舊

恩輒以私錢供給衣食教詩書相依倚護防他變傾身爲之昔者晉獻公屬奚齊於荀息里克將爲亂則謂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是有以要息也其所欲汾陽之田百萬易與爾使許而明焉誠得立然後謝不與汾陽邑而奪之權遂以徇於國中豈爲負先君言哉蒲城之事履鞮豈不念之深其曰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則謂文公猶公子矣然受於驪姬豈正哉欲以解前罪也爲非有似蒲翟之事者不可也脫文公於焚宮之難以犯呂卻之謀然事以危焉由是而論宦者某則是能有履鞮之智而行以荀

息之忠時與才不論焉有足稱者矣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伯剛先生既先後捐田二百畝郡邑諸生矣尋又捐田一百畝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游其中而宋著作佐郎王公蘋 明處士顧公愚從焉以系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始先生在給事中時上疏

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旨謫居庸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家居論學師承所自在風俗所自起猶是未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今之爲文學者乃吳於六藝視天下爲蔚然乎然文學於吳自文學子游始子游既學於中國歸而南北之學立前知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誰以易之唯是寧不贊春秋一辭弦歌武城必以所聞於孔子寧倦後焉行不由徑必以得之於澹臺滅明而懼夫其流異邪今之君子蓋傷之曰於六藝焉而吳視天下爲蔚然於理奚當也孰與譚性命則稱天著功令則語聖之爲快哉遂至如許長伯號其徒唐林輩以四科一堂之上避席危坐稱天語聖何顏閔之具也愈嚴爲頌愈近繇叢之戲不然持說相難顯門耀之帖括自愛謂道在是所爲六藝

蔚然者舉以掩焉而吳乃猶是其爲文學微言以諷
詩之爲教弦歌之意乎子羽度江吳多劍術之士未
嘗無傳流斯異耳豈其微哉子游之爲茲厚於後世
也豈其本之則無沾沾六藝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及觀信伯所爲薦於
胡安國者學曰師承識曰世務然信伯說上則獨以
心學心學奚當於世務徒所聞於二程氏者具是卽
其主所不欲卒不以奪其所聞於師而迂濶自嫌也
見無非道與學何必使自口出及易其所聞乃以其
所欲此於文學奚當焉原魯義不仕元執在我而已
卽質行如許衡吳沈有不必信者

高皇帝大徵大儒嘗一詣 京師歸而伏思穿凡凡
數十年有可以得諸六儒信又不但在我則亦何常
論學也吾黨諸生居以蔚然於六藝出以直聲動天
下卽田三百畝若固有之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自孔
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而子游與之矣何以稱嗜飲食
偷儒輝事安得有君子固不用力之言而曰是子游
氏之賤儒乎此介石書院所爲偃之室從以二君子
者卒所捐田之志也是爲未敢一日忘其黨云爾信
伯蘋字原魯愚字原魯於先生爲四世祖先先生名某

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也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城顏神碑記

君既以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卽青齊諸郡縣治也
則之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益之間一都會哉天
不弔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
竿如林而負固自喜以爲父老憂四方亡命嘯而過
市有業鯁於篋中覆之利劍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
爲皆制梃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爲
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
廬舍憚不畏明至今一妖女子三勤我一王師翦滅

此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爲也余不佞蓋
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宇下卽於璽書又得
臨籠水上以春秋耀吾軍士豈其防民而暴之中野
必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
必不然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章矣中丞傅公謂御
史段君曰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姓而義
不可使衆爲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榮施不可有也
不然夫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嗷嗷者以時詘爲解
也大夫實云畏此璽書卽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
曰昔在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抗虜乃

天子有錫命此自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干城王室備他盜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縣外城數十豈謂是而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大夫實云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君遂營焉曰是在不佞此一役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用矣豈猶不堅而覆簣爲之其又令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爲計一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已君乃屬之有司某等者自三月至七月有司某等者乃以効於君算纔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有

尋方廣若干丈各門焉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爲池百姓忽自有之矣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攀龍弱冠時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顏文姜事且三十年此無它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知匪行邁謀與衆爲政耳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河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凡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勸王師亡論所蕩焚卽芻餉供億豈但可爲十城然遂以棄之乃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吾已爲儲芻餉供億於某所令足待變矣豈爲計哉君名世貞字元美吳

滄海集 卷十九 九
郡人少司馬名悖君其子云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爲鴈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

寧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卽虜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爲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爲堅瑕揣薄厚爲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閫闔不知中疆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

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
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凡八百里兩
七道以臨之卽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
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
相爲用十羊九蕪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
曠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
委境內而勤一圍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
明虛實以制槩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岢嵐以偏寧似
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
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

有妨簡書卽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
優游已難爲卒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
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
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
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
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爲德辟耳
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
同心亦使 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
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
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

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卽中路叅將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限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爲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

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濟南郡隸省歷城以一縣附其地所供億轉置送迎舉以取集郡大夫以上暨有事境土者令咸賓下之歷多山礲瘠水則陂圩一值荒歲不有恒產公至比

災厲且邊圉嚴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簡書凡期月公循循各如績一若不欲有爲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邑舊以律占租役必先以簿正常與他沃壤地偕田瘠稅腴屢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公始第坵畝履原隰視土之熾惡以登下其賦勿一以收責俾參稽各無失職請額著地沃壤不得欺謾避課邑百姓始不惡礮瘠陂圩而汙萊爲子孫憂郡大夫以上蒞我待需有事境土之臣絡繹於邸宇晨趨出謁暮而不能更適庭供億轉置送迎異求同費舊一

以委諸編戶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官契常不掩籍十登其六七邑百姓無不若相與赴戮得代則若解懸顧以就衽席爲幸而不知其產蕩然矣戶戶轉趨傾覆以積倉爲累不饑爲諱蜡鴈相祈庶幾無斯役宏治間加緡八伯金民車且百二十乘正德以還加緡至二千三伯金樂清之塗罕轂擊矣先南陽朱公首平算事列諸兄弟之邑得裁五伯金而邑人稍受賜卽猶稱貸出納也公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侵傷農坐屈其利有司治之不遽上計則什器儲待得轉

相爲用冗壞卽移置勿有廢棄焉法甚便以約不復
舉長物責邑人值而橋索所羨餘五六十年敝政一
朝嘉與百姓日新邑不重困共正易輯市野喁喁庶
見宏治之舊郡大夫以上令夙以分禮下之而公不
以卑百姓晝日音接不遑暇食而儀愈安未嘗飾厨
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及
壘壘問疾苦必竟辭嘗語余曰吾四載於縣署有未
蹈之跡未嘗一日於窮閭忘兼照之心月旦與諸弟
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適薦者七人其在生齒繁殖
流移究宅嚮附者衍負版焉丙午秋入上最天官會

徵書畱擢西臺邑長老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
無樂乎悅人於始而終無以厭其意也民豈惟無思
公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
要安以本俗使百姓培氣歸德恃以不偷則君子之
政哉公名淑勵太原之孟人辛丑進士其詳具恤民
錄云

歷邑岱畝絲泉則賦維樂沮如汗萊廻錯昭茲海藩
我庸景附凡百執事咸襄侯度租役薦繁凋瘵罔籲
迄可以康無艱國步公始蒞上覽望方殷維時多懼
百務孔棼疲夫載路壑有轉瘠矢解倒懸登之衽席

游刃引割恢乎爲紀渾兮以容內諳臧否期彼允濟
懲茲勵已雖貫則仍弗憚改爲雖遷善急慮動若疑
襲弊未祛善將安施乃第坵畝熾惡是甄澆田沃稅
比屋以薪欺謾避課靡郡匪民原隰以清井地用均
澤及子孫世業莫湮一都之會旣詒我肄絡繹齊郊
戟人節使供億送迎入境取遂束積不修王章斯墜
編戶轉給趨相告置疾首赴役積倉爲累吏畏其威
南陽朱季平算列邦我獲受賜張公爲政樂不可支
日茲出納實存有司矜此赤子勿違農時什器儲俯
來工肆成杪歲上計昔縮今贏亨有公牢覲無私幣

用克有經供匪無藝百年蠹政一朝自替市野喁喁
庶新多制晝日晉接夜分折獄民所疾苦必盡忠告
四載宦邸窺園無跡兼照窮閭幽光潛晰寄命百里
視諸一堂童發知名擬之龔黃謹庠申義父母爾師
變彼七士鴻漸于達九戩有歌公歸無所稱最銓階
揚績當宁柏臺繡裳其忘東土蔽芾甘棠受天之祐
不朽者仁以報召杜

歷城令賈君記

蓋聞之爲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爲用也
民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卽安之爲用也公旣治歷城

踰年而使者及於絳則其家大人就養焉居無何輒
駕而返請留弗許請命之則謂公曰始吾之視爾于
斯役相隸蒞相承也唯是百姓兆民焉是出而爲之
令以賦諸其間俾各有藝極以務蓄其力無失其徵
會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有司者豈有賴焉百姓兆民
惟正是供而令無卽於隳政足以取給王事而已豈
敢爲是匪經以侈厥度亦唯是役亦惟是蒞功令典
籍輕重布之爾敢何異之有卽有豐歉不庭不虞之
患爾旣已錯而宜之使各有懷生之念而百姓兆民
實欲焉百姓兆民欲焉而諸長吏孰不欲也若不佞

總總焉唯不獲乎上是恐而勤百姓兆民庶幾諸長
吏以有德於我不則自恃其不欲而曰諸長吏實欲
之以委之無可奈何其君子實應且憎以非我寧謝
不敏敝邑豈敢有愛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實生
我而浚我以生乎而以德於上令實有民而委之諸
長吏其謂令何其無乃撤其寧宇而翦爲逋逃以自
棄其衆百姓兆民將望望然挺險而走其轉於溝壑
何辭之與有若由是相爲臨長自顯庸也尚將惴焉
有不敢輕用之心而使於我焉是息大眾其未可棄
也人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安是卽我旣已父母子弟

將自至我之不欲人孰不知猶之曰凡以安我也既以藝極則浸漁不行而貧者勸役蓋嚮然於我有各相爲用之心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不佞在此猶尚逋逃人不懷生又從而微之纒焉而使卽事於繫其若父老何何邑之爲也若不然我去而反其田里爾安能知之今吾之視爾于斯不困於役不置於莅也而邑由以舉 百姓兆民無能爲逋逃之故也豈徒爾與有榮施乃歸絳蓋公爲厯城者盡善政也而其要則有所不欲矣而才足用民才足用民矣而懦焉不敢有輕焉之心其家大人見邑之無逋逃也而知

其政君子哉邑諸進士郭子輩相與聞其言而賢焉各矢歌以詠其事而屬余以記者如此

劉公樂峴亭記

公旣在襄陽諸生間不樂也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爾先大父之除新鄭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室之未成子也豈其事長而我伐伎以馮人豈其行意而人稱功以加我蓋三載人莫知之矣人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子杜元凱之爲人今亡論其位卽其功懸諸所遇如此其難也不得乎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

乎子也獨如嚮之人哉吾所爲營峴者以若效爾大
父於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爲樂耳方叔子建平吳
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逼江陵
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徑詣秣陵巴漢奇兵
出其不斥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元凱旣激漁涪諸
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
千餘里以瀉長江之險而通零桂之漕民至于今利
之何計之遠也是皆踪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悅
山川之所動盪勲業之所肇造策之所爲明計之所
爲遠以是得於峴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視若於此

者若能無意二子於此乎今天下南絀於越北構於
胡芻粟膠滯飛輓繼絕此亦羊杜一時今何以明策
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諸執政乎卽使持節監胡若
粵諸軍事不者大興卒治河若以使者行水惟是南
北交檄力百倍吳畫何所出何以係尉它伏中行而
笞之背縣官之費歲且鉅萬乾溢不常仰給遂誦漁
清零桂不啻涓委今何以使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
無爲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
至於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二君子
得此於峴若得二君子於國家而吾以得峴於若吾

何爲不樂哉杖履不具眺望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
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爲
羊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彼且曰百歲後魂魄猶登
此山也未嘗不流涕於斯人陵谷功名相爲變遷彼
且奚以二石爲矣此其辯在詹何之說子牟也不得
乎承求之乎身旣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爲自勝
者婉矣爲峴而樂庶乎縱之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
下也預嘗自謂武非其功祐蓋曰疏廣我師也出處
之間古人難之慕叔子元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
鼉之論余於是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

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於鹿門而於峴也則托
龐公於二君子矣

重修肥城縣孝里舖記

按察使周公爲叅政時出督部過肥城縣孝里舖舖
在縣西北七十里孝堂山下矣公慨然顧令縣令錢
君曰此非漢孝子郭巨之所以葬其母者乎君子徘徊
而不忍去也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司之
爲盟主也崇大茲館以爲諸大夫有司之所憩而賓
客使者之所假道乎今且廢矣何以崇大如公寢也
屬在敝邑其若諸大夫有司若賓客使者之辱在不

佞何無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繕葺將肥之褊小
介於長清平陰之間而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
之有也而援以自解四十年于茲假道者暴露憇者
舍於隸人驅之不顧何以徘徊孝子而觀采風俗疆
場之邑在彼猶在此矣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乃錢
君謝不敏已報上旣得可自七月至于九月而舖成
視先大夫請有司所崇大如公寢者益虔矣以憇諸
大夫有司以假道賓客使者膳宰致餐候者爲導長
清趨而南平陰徂而東交授互勞望孝里而歸之視
遠如邇非先大夫諸有司之爲盟主業孰與之是役

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个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
猶是舖也能無廢矣先王之教在焉而敢以爲功無
亦曰二邑之蒿荻自愛曾不遣一斲者黠饘又何執
事之不閒矣錢君旣修縣城稱保障而并及是舖承
蔽芾之休俾居者無警行者相勸以體周公廣施德
於三邑者也周公蜀人名某錢君吳人名某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漢書泰山郡有肥城縣應邵曰肥子國也城圍六里
一百步高一丈五尺云蓋巖邑也五領盤其北陶山
據其西視郡城爲外屏焉 國家分千戶所守禦其

間念至深矣然而覆土耳先是邑令萬君則行築分
東南北隅延石而堞之守禦者率疲卒晝夜謹斥堠
省樓櫓無遺力而西一隅竟以先勞中廢夫城盛也
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在昔陶山之役動勤
王師今安可使從高臨下而窺以不逞之心無論五
領之爲踰備矣邑人大中丞李公蓋嘗憂之謂今令
吳江錢君曰此焉不延石而堞之卽三面雖金湯無
益也又何必環而攻之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叅政行
部過肥子亦以爲言而錢君則慮事授司徒量功命
日畧基趾分財用具饌糧三月而集不愆于素堞凡

若干所爲維若干云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蓋猶
及見之邑中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爲小按察使周公
慎其四境云爾而肥是城有味乎王公設險之義乎
與其動勤王室也寧短垣是圖覆土而土堞之如塗
塗附天之陰雨亟漬亟暝孰若延石之永逸也是攝
守禦而徵餘自帑政則錢君欲發與民而已而肥是
城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周公名某
錢君名某中丞公名某云銘曰

天不可升地險邱陵維休維威肇自中丞周公居東
于宣于藩匪除于庭而力于原有令知發大物是憑

綢繆牖戶百堵斯興言售厥謀用在不疑匪良執事
一簣之虧卓彼巖邑何幹何楨三人同心乃成此城

內邱縣學田記

邑何學以羣士也學何田以羣士於禮也士相觀以
羣而廢禮由羣邪也今豈徒俎豆之義始諸飲食彼
見室家之樂則感於爲曠藁裡不掩則其額泚曰吾
何有於爲士也風俗之道士爲政今尚何敢謂無恒
產有恒心唯彼爲能之卽業已羣使日眇眇焉佔畢
亡他技又何可使不有於爲士也余往按部內邱至
民間所謂漢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卽以所掘黃金事

石矣嗚呼曩令巨時能自託於上何至欲殺其子以
食母爲孝也今又何敢謂內邱之無能爲巨者則是
田也無常歲有常賦其土足計也匍匐有喪不與其
易與其禮婚姻之故不與其富與其禮而又爲之宴
喜於飲食周旋於俎豆使相媮快於爲士則虞芮所
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是田也凡八區東南北壇
地各十二畝邑厲壇地一畝南四里舖地七十畝南
宋家舖地八十畝東四里舖地十八畝中邱驛地四
畝凡二百五畝余始按圖得之旣乃過郭巨里中思
夫士不可一日廢禮也乃命以爲學田而具諸籍中

張氏瑞芝堂記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萃盛也漢在元封芝生甘泉宮帝作齊房之歌以薦郊廟則得人若董仲舒鄭當時輩儒雅推賢肩踵在列以奉天下實稱治洽所謂九莖連葉回復此都植才之應也秦人蔓瓜谷之禍綺夏之徒有伯夷之餓于商山之下與薇自療思唐虞不蒙甚大之憂則碩人之適矣夫芝元氣之精也因腐朽而暢靈華感則萌之矣奚愛甘泉商山哉張子其先中丞公嘗以言事忤逆墮意三挫之不偃也好蒸餿蒸餿而結成芝芝見於朝皆

謂人中有屈軼焉豐本遠條世麗東土祖孫奕葉棫樸之英十人每兄弟咏集詡詡之盛出則衣冠煜煜弗道士林榮之冲和漸於家而以華國則人瑞者乎嘉靖丁未春芝產子舍之堂者五以示余而屬之記余見若卿喬矣若車蓋矣丹章而紺理其葩云以弓矣嗟乎是不可與岐麥元黍龜祥鹿瑞蕃育靈囿以光騶虞之化乎卽不欲宮童効異又何限崔巍逶迤之地則中丞公之後興乎子舍慕先人芳烈國香自與隱見之間矣

聖天子方肇元禋綏明賜天下日濡旱麓之教賢才

敷發芳躅盈庭芝則有哉中丞公於子含曾大父行也堂構衰矣澤欲翦矣藜藿登卿相遺蓬華一畝之宮子孫荒圯欲不守者屢矣子含慨然以在我有豐芑之謀出私苴以肯世業煥然若見祖宗草茅之舊讀書其堂上以振簪紱之餘響人以知有中丞宅而謂中丞之世將復也乃子含之堂有芝是中丞之土未敝而我

聖天子至德及遠矣可無記哉

棗強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劉君雅棗強劉村人村東南去邑三十五里稱劉村

以族姓焉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某所建也劉君所建其北則某祠又北則某祠又西北則某祠劉君嘗游於田矣卽民間疾苦察而藥餌起之葬者匍匐衾紼婚者拮据羔鴈也夏月孔暎行者道暍河朔諸郡卒戍徒役瓜期往代得及其塲圃以蔭息其木下壺漿餓孀厨傳過使轉相誦慕視廬舍如歸矣以社以方穀臧農慶告成地利介言景福捍禦苗患載在秩典歲時伏臘我乃於三數祠集饗髦艾作敏主伯以輯鄉井以聯宗黨以固守望之好杜侮予之禍豈爲淫祀哉棗強當燕趙之郊諸郡之卒戍徒役

交雜於路悲歌少年忼慨相向卽加饑饉必多暴子
弟何可無寔烈之風也同舟而濟江海者覆於其各
有一壺之心何者失衆之形也劉君爲一間右家令
諸郡卒徒視廬舍如歸矣卽流移逋逃操戈不逞又
何可後事而備乎是廟也劉君有以處其中也有處
其中則棲託之跡重而流移逋逃欲爲不逞者沮於
嫌忌之勢矣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九

